

## 三角軌道公園

「這不是我們常去的三角軌道公園裏的舊火車站麼？」我和先生正在看德國電視劇《巴比倫柏林》，講的是柏林二十世紀二三十年的故事。

在電視上看到平日經常見到的建築快一百年前的樣子，是一種很神奇的感覺。不得不說，這個三角軌道公園的精心設計，不僅講述了現代的柏林，更記載了歷史裏的柏林。

在設計界攬獲多個獎項的三角軌道公園，德語名字是Gleisdreieck Park。如果你攤開一張柏林地圖，在地圖最中心的位置將毫無意外地發現這個由兩個明顯的三角形構成的綠地公園。它處於如此中心的區域，難怪這個位置的舊火車站在二戰前是德意志帝國鐵路的最重要交通樞紐。

隨着戰爭的爆發和後來柏林牆的修建，舊火車站被廢棄多年。這一片廣闊的場地上，殘舊的紅磚建築成為了野生動物的避風港，鐵道邊也長出了茂密的叢林。這樣一個悄悄充滿着生機的「野生地帶」是那個年代柏林年輕人為之着迷的地方。有的來探險，有的來為藝術創作尋找靈感。

後來，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當市政規劃開始着手考慮重建這片佔地四十公頃的「廢墟」時，柏林的居民們發出了異常強烈的呼聲——「要綠地！不要房屋！」人們都希望保留這片屬於他們童年或者青年時期的「遊樂場」。後來市政府對這片空地的設計進行公開招標，德國著名設計所Atelier Loidl成功中標，並且不負眾望地讓三角軌道公園變成柏林人最愛的公園。

在公園裏走上一圈，不得不說，這裏的設計一定是來自於一位偏愛兒童的設計師。公園裏有大大小小四個兒童遊樂園，遊樂和攀爬設施都是由處理過的木質搭建而成，甚至沒有塗漆，一切保持自然的顏色。裏面的行人道

旁，隨處可見巨大的鞦韆，常常能看到路過的小孩們掙脫父母的手，忍不住跳上去盪一會兒再走。除此之外，小孩們還有一個神秘的「爬樹樂園」。這是一片被圍起來的區域，保留了曾經長得歪七倒八的樹木，樹枝和樹幹都被處理過，地面上也是鋪滿了專門用於緩衝的木屑，小孩們可以安全地爬樹。

公園也保留了一棟歷史上的紅磚樓和牆上的塗鴉，而廢棄的鐵路軌道和舊時的鐵道標誌也沒有被移走。這些看似古老破舊的建築和路邊並不整齊的樹叢在這座新建成的公園裏絲毫沒有違和感。當人們走在現代的步道和摩登雕塑旁，依然能感受到原始自然的氣息。

公園也巧妙地為熱愛運動的柏林人安排了各種運動場地：慢跑步道、健身設施、極限運動場、籃球場、乒乓球台、沙灘排球場……當然，生活的其他方面也一點沒落下：狗公園、花園區域、休閒露台，還有一個大大的啤酒屋。

這座公園無疑是柏林人的一大寶藏，它能真正地讓人們自在享受室外的生活空間。我想起在介紹中看到的設計師的話：「從觀念上，三角軌道公園展現了柏林真實的面貌：多元化，老練卻不張揚，現代又有趣。然而總歸，它又是那麼的感性！」

### 柏林漫言

余逾



### 如是我見

蘇宇翔

平日拘囿於俗世繁務，鮮有離群索居的時刻得以靈魂出竅，站在自己的對立面審視自己。長久的群居或許讓人開朗，也會讓人變得淺薄，但長久的離群索居亦容易讓人胡思亂想，孳生鬱悒。歷數往昔，一度把自己流放在孤獨的漫無邊際的陰霾下，實在是太不明智。所幸現已幡然覺悟：既然不管怎樣生活一直都在繼續，何必選擇愁眉苦臉。生活，本來不需要刻意學會處變不驚的從容，不需要歷練枕戈待旦的警醒，不如就讓生活成為一次沒有目的地的旅行，讓你能夠時時感嘆途中不經意間的風景。

我一向認為都市馬路的天橋是個比較「蒙太奇」的地方，那是萬象雜陳的社會專設的一個角落，讓無聊的人可以去閱讀別的人生。我無聊的時候會登上天橋看看，一眼望去，樓宇林立，萬家燈火，霓虹閃爍，

## 生活這場旅行

車水馬龍，這是剛入夜的城市為你提供的閱讀素材。站在天橋上，看不見路上車裏人的神情是欣然的還是困倦的，也猜不透他們的軌跡是在出發還是在返回。能夠確定的是，每個人都有一個方向，都在匆匆趕路。不能確定的是，對於不同的人，這一天也許已經結束，也許剛剛開始，也許仍在繼續。人很渺小，無法洞悉別人的方向，人們彼此陌生，未見證別人的軌跡。但總有一個人為我們所熟悉，那就是我們自己。而我們對自己真的熟悉嗎？我們清楚自己的方向嗎？知道自己在出發還是在返回嗎？知道我們對於別人而言不過是一個陌生的過客，一個無關痛癢的存在，就像別人對於我們而言的那樣？生活果真互不相干？世界如此支離破碎嗎？天橋似乎提供了一種答案。

很多人喜歡把世界看作聖壇，想把自己的生活變成信仰，去獲得別人的頂禮膜拜，少有人能夠挫敗這種孤芳自賞，直到閱讀別人的生活使他們嘗到灰頭土臉的狼狽。在天橋上居高臨下地俯視眾相，會突然覺悟到生

活的卑微。世界只是一個內部瑣碎的混合體，每個人都在自給自足，自生自滅。生活太短暫，與自己無關的，沒有人會在意。生活太艱難，眼前堆砌得太多，擋住了張望的視線。所以，都市繁華，車水馬龍，少有始終如一的方向，少有長此以往之交集。

人們是太過忙碌，為自己設定了太多的方向。所有的方向都在前方，人們一心趕路，卻忘記欣賞左右兩旁的風景。而誰會預見到，也許終點只是一些斷壁殘垣，美麗的風景都在沿途被錯過了。沒有方向的生活，人會成為行屍走肉，但方向錯綜的生活，因何不是一種奴役？就像沒有欲望的人沒有靈魂，被欲望束縛的人會不會又失去靈魂？

所幸，雖未參悟到人生的真諦，卻也漸漸明白，生活不是可以往返的旅程，我們手裏只有一張單程車票，錯過的風景不會在前方重現，最美麗的回憶不一定是關於終點。走完一生不是一次輕鬆的旅行，我們走得很辛苦，但也別忘記欣賞沿途的風景。

生活在繼續，我們在旅行。

## 《絕密使命》：一段與香港有關的歷史



### 維港看雲

郭一鳴

筆者曾經在本欄推薦內地熱播的電視劇《覺醒年代》，一些朋友看完之後，對內地劇集的水準刮目相看，對劇中扮演主角陳獨秀、李大釗的兩位實力派演員于和偉、張桐的演技讚不絕口，問我有沒有其他好戲推薦。好，今天給大家介紹一部新劇集，剛剛在央視播完的三十二集電視劇《絕密使命》。我喜歡該劇理由有三：一是男主角船夫潘雨青的演員，就是在《覺醒年代》中扮演李大釗的好戲之人張桐。二是劇情講述上世紀三十年代初中共在粵東、閩西建立地下交通線，其中一個交通站在我的家鄉汕頭，另一個在香港。第三，這是一部紀實性的電視劇，我喜歡歷史。

今年是中共建黨一百周年，從央視到各省市電視台，陸續推出一系列與百年黨慶有關的影視作品，《絕密使命》也屬於獻禮作品，但純粹從文化娛樂的角度看，該劇也算得上好戲，劇情緊張驚險、主要角色的演員演技不俗、全部真實外景拍攝等。我是把《絕》當成歷史劇來看，劇中很多人物和故事都是真實存在，這是一段國共恩仇的歷史，雙方鬥智鬥勇，驚心動魄，雖然實力懸殊，但正如劇中的國民黨團長所說「共產黨有高人」。

故事背景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期，中共紅軍在閩、贛邊區展開武裝割據，建立瑞金蘇維埃政權，而中共主要領導人和中央機關則在上海秘密活動。周恩來親自建立了上海—香港—汕頭—潮安—大埔—青溪—永定—瑞金這條粵東、閩西交通線，一度成為中共在長征之前唯一的地下聯絡通道和物資、人員運送通道。《絕》劇第二十三至二十四集講述化名「上海叔叔」的中共領導人周恩來撤離上海，經這條交通線成功到達紅都瑞金，這段故事，包括周恩來一行到汕頭之後臨時換旅館、在汕頭至潮安的火車上險遭北伐舊部認出



期。《絕密使命》故事背景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期。

等等情節，都不是虛構，而是有史料可查。資料顯示，從上海經這條地下交通線進入江西蘇區的還有葉劍英、項英、任弼時、劉伯承、李克農、董必武、鄧穎超等逾二百名中共重要人物。從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四年，蔣介石國民黨先後出動幾十萬至一百多萬軍隊對中共蘇區展開五次「圍剿」，在這期間，這條長達數千里的地下交通線一直神奇般保持暢通，成為中共的生命線。

《絕》劇主要情節發生在粵東大埔客家山區，部分內容在汕頭拍攝，對香港着墨不多，其中有一集化名「大表哥」的中共軍事領導人經香港，並以香港總公司董事的身份到汕頭巡視華富電料行分公司業務，華富電料行經理彭庚年是中共地下汕頭交通站站長，「大表哥」的身份差點被國民黨偵緝隊汕頭站長呂文超識破。實際上，當年還有另外兩條中共地下交通線都與香港有關，一條是香港—廣州—南雄—江西，另一條是香港—汕頭—饒平—饒和埔詔蘇區—閩西。如果將來有人拍一部以香港在國共內戰期間的角色為題材的連續劇，相信故事會很精彩。

張桐在《絕》劇中扮演在汀江上跑船的船夫潘雨青，也是中共大埔地下交通站站長，他外表粗豪內心細膩，稱得上足智多謀，而且運氣好，救起一個投江的苦

命女人，卻抱得美人歸，美麗溫柔的謝秋蓮成了他的妻子和戰友。在第二十八集，為掩護共產國際顧問「洋大叔」脫險，潘雨青讓老婆假扮別人的老婆，看到這兒，我內心為之一顫。張桐在《覺醒年代》中扮演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長衫一度，眼鏡一戴，學者形象風度翩翩。在《絕》劇中，張桐一舉手一投足，還有一副大嗓門，演活了一個飽讀詩書的客家船老大，不愧是好戲之人。

我也很欣賞劇中演反派派一號曹瑞瑛的賈宏偉，作為國民黨偵緝隊汕頭站副站長，負責偵破中共地下交通線行動的前線指揮，賈宏偉對這個角色的內心世界把握得比較好，演得很有分寸：集冷酷、陰險、狠毒、多疑及盡忠職守於一身，可謂有勇有謀，卻屢屢功虧一簣，他是輸給對手，也輸給自己的手下和上司，真是時也命也。

內地一些影視作品的水準相當不俗，與本港那些低成本急就章的製作不可同日而語，看慣本地劇集的朋友，不妨試試新口味。無可否認，這類紅色劇集，有很強的政治性，港人也許未必個個能接受其中的政治意識，但如果想要增加對國情的了解和認識，想要多一點了解創建百年的中國共產黨，看這類劇集肯定會有收穫。

## 狗狗的學堂時光

如今養寵物的人越來越多，對寵物進行行為導正和培訓的學校悄然興起。位於元朗的寵物犬訓練學校，為狗狗們提供寄宿和訓練生活。圖為訓練師在訓練狗狗。



### 市井萬象

香港中通社



## 「我走先」與「頂硬上」



### 文化經緯

王國平

香港姑娘尹翠雯，大學生活就是在內地度過的。正在深圳大學管理學院就讀的她發現，港生已經適應使用簡體字了，「特別是考試，大家覺得用簡體字答題更快一些」。內地同學也經常向港生請教繁體字的寫法，「他們覺得繁體字也蠻有味道的」。

「識繁用簡」，年輕一代借助古老的漢字，感受着文化的新潮流。

出生於一九九八年的尹翠雯，大高個，既有學生的靑澀，也洋溢着快人快語的個性。她經常有機會到全國各地參觀學習，時時有新的感悟。

在河北白洋淀，她聽說了小兵張嘎的故事，參觀了這裏的抗戰紀念館，了解了抗日戰爭期間雁翎隊員利用白洋淀獨特的地勢靈活抗戰的英勇事跡，「深刻體會到新中國革命歷程的艱辛與不易，心中更是充滿了對先烈們的敬仰和崇拜之情。」

在北京大學，她觀看了根據兒童文學作家曹文軒作品改編的話劇《根鳥》，深受觸動，「我更加堅定了一點，即使在追夢的路上會有

許多美麗的風景使你想停止腳步，也應該像劇中的「板金大叔」一樣，腳踏實地一直追尋下去。追夢路上別怕孤獨，要堅定信念，才能成功。」

在貴州畢節，她了解到，一九八八年至二〇一九年，這裏的農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一千三百七十六元增加到九千三百七十一元。不過她跟當地搬遷點便利店裏的阿姨聊天，得知社區的網絡信號不太好，許多顧客常常無法掃碼付款，網絡問題還曾經讓這位阿姨沒有及時接到電話而錯失工作崗位。

「我一直在大灣區生活。這裏給了我一個支點，讓我更好地去了解我們這個國家，我們這個社會，以及我們這個時代，也讓我明白自己應該用好所學知識，去做點什麼。」尹翠雯說。

在回答可以用哪幾個關鍵詞來描述心目中的大灣區時，朱雋文說的是「機遇、希望」，宋揚說的是「舒適、開放、高效」，尹翠雯也幾乎沒有猶豫，以「包容、創新、活力」作為自己的答案。

比尹翠雯年輕幾歲的孔穎，正在讀高中。她出生於江門，二〇一九年九月，和其他六個女孩成團，成立「樂動彩虹」組合，參加「粵港澳大灣區校園歌手大賽」，並闖入在澳門舉行的總決賽，演唱了她父親孔雷創作的歌曲《四十春華》。其中有這麼幾段內容：一九七八，還不會聽廣東話，不知道一個大時代正在萌芽；一九八八，十年風雲大步跨，忽然發現全國都在學廣東話；一九九八，二十年厚積薄發，相約九八，相約在這大好年華；二〇〇八，一個不平凡的年啊，小伙子也已成爲而立的爸爸；二〇一八，新的起點繼續出發，一往無前，中國富強，一路帶着大家……

「這首歌曲採取民謠的形式，有點口語化地講述一個帶有自傳體色彩的故事，希望在輕鬆的氛圍中與年輕人進行交流，跟他們說說我們身處的這個偉大時代。」孔雷說。

《四十春華》，用簡單畫的方式，配以歡快、陽光的旋律，勾勒出改革開放以來灣區普通居民的生活軌跡與生命感悟。居住在東莞的湖南籍作家陳啟文，則對深圳這座城市經

歷的深刻變遷有着濃厚興趣。他將自己的觀察和思考寫成長篇報告文學《為什麼是深圳》。

他不斷地尋找深圳成爲「深圳」的內在原因，最終發現文化性格至爲關鍵。他說，嶺南人骨子裏和文化裏，形成兩種最爲突出的性格，一種是他們在趕海時的一句口頭禪——「我走先」，另一種如深圳南頭古城青磚瓦頂、石柱頂樑的嶺南建築一樣——「頂硬上」。

就是大膽試、大膽闖，就是敢於硬碰硬，就是挖掘並釋放無限潛能，就是咬緊「發展」這個主題不鬆勁，就是兩者之間連一個頓號都攔不下的「改革開放」，就是繼續激發中國人血液中時刻湧動的勤勉與無畏、堅韌與倔強、敞亮與自信。

一句「我走先」，一句「頂硬上」，或許也是我們解開「為什麼是大灣區」更深謎底的鑰匙。

（「律動之美 盡在灣區」之五，全文完，標題為編者加。）